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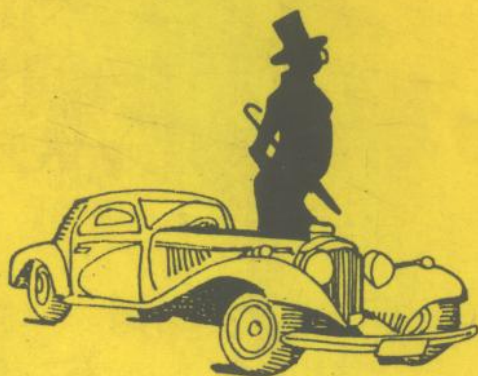


一代讽刺幽默大师

下卷

马克·吐温

(精品集)



长春出版社

马克·吐温精品集

下卷



长春出版社



393502

(吉)新登字 10 号

ZR28/21

马克·吐温精品集

刘树魁 编

责任编辑:杜菲

封面设计:王德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劳动影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
字数:823 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604-219-9/I·21

定价:29.80 元(上、下卷)

目 录

下 卷

汤姆·索亚历险记·····	423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612

汤姆·索亚历险记

第一章

汤姆贪玩好斗、东躲西藏

“汤姆？”

没有回答。

“汤姆！”

没有回答。

“这孩子是怎么搞的，噢？汤姆你这冤孽呀！”

没有回答。

老太太把她的眼镜拉到眼睛底下，从镜片上面向屋子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她又把眼镜弄到眼睛上面，从眼镜底下往外看。像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家伙，她很少甚至从来就不戴正了眼镜去找。这副眼镜是很讲究的，也是她很得意的东西，她配这副眼镜是为了“派头”，而不是为了实用——她看东西的时候，哪怕戴上两块火炉盖，也一样看得清楚。她一时显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就说：

“好吧，我赌咒，我要是抓住你，我可就要……”声音并不很凶，可还是足够让桌椅板凳听得清楚。

她那句话没有说完，因为这时候她正在弯下腰去，拿笤帚在床底下拨，所以她需要喘一口气拨一下才行。结果她却除了猫儿而外，什么也没有弄出来。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孩子更淘气的！”

她又走到敞开的门口，站在门洞里，向她那满园子的西红柿梗和曼陀罗草当中搜寻。还是没有找到汤姆。于是她就抬起头来，特意向着远

处高声地嚷道：

“汤姆你——这——冤孽呀！”

她背后有一阵轻微的响声，她一转身，恰好抓住了一个小孩子的短上衣的衣角，叫他逃跑不掉。

“哈！我本该想到那个小套间里的。你上那里面干什么来着？”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瞧你那双手。瞧你的嘴。那是什么猪食？”

“我不知道，阿姨。”

“哼，我可知道呀。那是果酱——准没错。我给你说过足有四十回了，你要是再动我那果酱，我就要剥你的皮。快把鞭子拿过来。”

鞭子在空中摇晃——简直是危急万分——

“哎呀！您往背后瞧瞧，阿姨！”

老太太以为真会有什么危险，连忙转过身去，撩起裙子，闪到一边。那孩子马上就溜烟逃跑了，他爬上那高高的木板围墙，一翻过去就不见了。

他的姨妈大吃一惊，站了一会，随后就小声地笑起来。

“这该死的孩子，我怎么老是弄不清他这套把戏？他像这样给我开玩笑，实在也开得够多了，难道我现在还不应该提防他吗？可是老糊涂才是最大的糊涂蛋。俗话说得好，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可是天哪，他要的花头从来没有两天是一样的，谁猜得到他的鬼主意？他好像是知道他可以把我折磨多久，才会叫我冒火，他也知道他只要能想个办法把我哄过一会，惹得我笑一阵，就什么事都过去了，我也就不能揍他一顿。我对这孩子没有尽到我的责任，这是实在话，一点也不错。‘圣经’上说得也好，孩子不打不成材。我明知这样惯坏了他，对我们俩都越来越加重了罪过和苦痛。他整个儿让魔鬼迷住了，可是哎呀！这可怜的孩子，他是我亲姐姐的儿，不知怎么的，我老是不忍心揍他。我每次饶了他，良心上又很难受，打他一次，又觉得有点儿心疼。算了吧，算了吧，‘圣经’上说得也好，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①，我看这话一点也不假。今天下午他又要逃学了，明天我非得叫他干点活，罚他一下不行。一到星

^① 见“旧约”“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

期六，别的孩子们都放假了，叫他干活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他恨透了干活，比什么事还恨得厉害，我可不能不对他尽我的一份责任，要不然我就会把这孩子毁了。”

汤姆果然逃了学，而且玩得很痛快。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只勉强赶上了给那小黑孩子吉姆帮帮忙，在晚饭前锯第二天用的柴火，劈些火柴——至少他算是赶上了时候，还来得及把他所干的那些事情说给吉姆听，工作可是吉姆干了四分之三。汤姆的弟弟（其实是异母兄弟）席德已经干完了他那一部分工作（拾碎木片），因为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一点也没有荒唐和捣蛋的习惯。

汤姆吃晚饭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偷糖吃，这时候波莉阿姨问他一些问题，话里充满了诡计，而且奥妙得很——因为她要耍点圈套，引着他招供出一些对他自己不利的实话。她也像其它的许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颇有一种自负的心理，总觉得自己赋有天才，特别会耍狡猾和诡秘的手段，一心以为她那些极容易让人猜透的花样都是些聪明透顶的杰作。她说：

“汤姆，学校里相当热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热得厉害吧，是不是？”

“是呀，阿姨。”

“你是不是想去游水来着，汤姆？”

汤姆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惊慌——他不由得有点儿不安和怀疑。他察看波莉阿姨的脸色，可是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所以他就说：

“没有，阿姨——呃，并没怎么想去。”

老太太伸出手去，摸摸汤姆的衬衫，一面说：

“可是你现在并不太热了吧，我想。”她发现衬衫是干的，她觉得谁也不知道她的用意正是要弄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使她一想起就很得意。可是她尽管是这么想，汤姆可猜透了她的心思。所以他就先来了一着，预防老太太其次的一步：

“我们有些人在抽水机那儿往头上打水玩来着——我头上这时候还是湿的哩。您看见吗？”

波莉阿姨心里一想，她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附带的证据，以致又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不免有些懊恼。随后她又灵机一动，出了个新的主意：

“汤姆，你往头上打水的时候，用不着拆掉我在你的衬衫领子上缝的线吧，是不是？你解开上衣的钮扣让我瞧瞧！”

汤姆脸上不安的神色马上消失了。他解开了上衣。衬衫领子还是缝得好好的。

“怪事！好吧，去你的。我还以为你准是逃了学去游水去了。可是我原谅你，汤姆。我看你就和俗话说的烧掉了毛的猫那样——并不像外表那么坏。可也就只这一次。”

她一方面为了自己的机智落了空而难过，一方面又为了汤姆居然也有这么一回破天荒的听话守规矩的行为而高兴。

可是席德尼^①说：

“哼，我好像记得您缝他的领子是使的白线，可是现在是黑的。”

“嘻，我的确是使白线缝的呀！汤姆！”

可是汤姆没有等到听完后面的话就走了。他走出门口的时候说：

“席第^②，这可要叫我揍你一顿才行。”

汤姆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把他插在上衣翻领上的两根大针仔细看了一阵，针上还缠着线——有一根针上缠的是白线，另一根缠着黑的。他说：

“要不是席德多嘴，她根本就不会看出来。他妈的！有时候她使白线缝，有时候又使黑线缝。我真希望她干脆老使一种线才好——换来换去我简直弄不清楚。可是我赌咒非揍席德不可。我得教训教训他！”

他不是村里的模范儿童。不过他对那位模范儿童知道得很清楚——并且还很讨厌他。

不过两分钟的工夫，甚至还没有那么久，他就把他的一切烦恼通通忘记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对他不怎么沉重和深切，比大人的烦恼对大人的影响轻松一丝半点，而是因为有一种新的强烈的兴趣压倒了他的烦恼，暂时把它从他心里撵出去了——正如大人在新奇遭遇的兴奋之下，也会忘记他们的不幸一样。这种新的兴趣是吹口哨的一种宝贵的新奇妙法，他刚从一个黑人那儿学了来，满心想要练习练习，不叫别人打搅。那是一个特别的像鸟儿叫的音调，是一种流畅的婉转的轻柔调子，在

^① 席德尼就是席德，后者是前者的简称。

^② 席第是席德的变音。

吹奏的时候把舌头断断续续地抵着口腔的顶上就可以发出来——读者只要曾经是一个小孩，或许还记得那是怎么吹法。汤姆练得很勤，又很用心，所以不久就学到了妙诀，于是他迈大步沿街走着，嘴里吹得溜溜转，心里说不尽的高兴。他的感觉很像一个发现了新行星的天文家的感觉那样——不消说，要是以那股强烈、深沉和纯粹的愉快劲儿而论，那还是这个孩子胜过天文家。

夏天的下午是很长的。这时候天还没有黑，汤姆突然停止了口哨。一个陌生的角色来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男孩。在圣彼得堡这个可怜的不像样子的小村子里^① 凡是一个新来的人，无论年龄和性别怎样，都是很能引起好奇心的。并且这个孩子又穿得讲究——在一个并非星期天的日子穿得那么讲究是很特别的。这简直是令人惊奇。他的帽子很漂亮，他那件扣得很紧的蓝料子短上装又新又干净，裤子也是一样。他还穿着鞋——那才不过星期五哩^② 他甚至还打着领带，那是很漂亮的一条缎带子。他摆出一副城里人的神气，这简直使汤姆嫉妒得要命。汤姆瞪着眼睛瞧这个了不起的角色，越瞧他就越把鼻子翘起，看不起他那身漂亮衣服，同时他又觉得自己身上穿的好像是越来越显得寒伦。两个孩子都不做声。这一个走动一下，另外那个也走动一下——可是都只横着步转圈子；他们始终是面对面，眼对眼。后来汤姆说道：

“我能揍你一顿！”

“我倒想看你试一试。”

“哼，那我就可以揍给你看。”

“不行，你就是不行。”

“我就行。”

“不行，你不行。”

“我行。”

“你不行。”

“行！”

“不行！”

^① 这个地方的大小是介乎村与镇之间的、所以一时被称为村，一时又被称为镇。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

^② 汤姆和一般男孩除了星期天而外，平日是赤脚的。

很不自在地停了一阵。然后汤姆说：

“你叫什么名字？”

“这也许是你管不着的事情。”

“哼，我敢说我就偏要管管看。”

“好，谁叫你不管呢？”

“你再说那么多废话，我就要管。”

“偏要说——偏要说——偏——要说。看你怎么样！”

“啊，你觉得自己怪漂亮，是不是？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就可以揍你一顿，只要我愿意的话。”

“那么，你怎么不那么办呢？你说你能那么办呀。”

“哼，你要是老给我开玩笑，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啊，是呀——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都是弄得下不了台。”

“你别美！你自己觉得怪不错，是不是？啊，这顶帽子可漂亮呀！”

“你要是看着不顺眼，那也只好干瞪眼。我看你敢不敢把它敲下来——谁敢，谁就得挨揍。”

“你是个吹牛的家伙！”

“你也是。”

“你光会吹牛，跟人家打嘴仗，可是光说不干。”

“噢——滚你的蛋！”

“他妈的——你要是老说这些冒失话，我就要拿石头砸你的狗脑袋。”

“啊，当然你会敢哪。”

“哼，我就敢。”

“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你老说空话干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呀？就是因为害怕。”

“我才不害怕哩。”

“你害怕。”

“我不怕。”

“你怕。”

又歇了一会，他们俩彼此又瞪了一阵眼，侧着身子互相撵了一阵。后来他们肩碰肩了。汤姆说：

“你滚开这儿！”

“你自个儿滚!”

“我不滚。”

“我也不滚。”

于是他们站住了，各人把一只脚斜过来，站稳了架势，两人同时使劲撞，彼此怀恨，凶狠狠地互相瞪眼。可是谁也撞不过谁。他们斗了一阵之后，一直斗得浑身发热，满脸通红，各人才仔细提防着把劲头松下来，然后汤姆说道：

“你是个胆小鬼，是个小狗。我要到我大哥哥那儿去告你，他只要拿小指头就可以揍你一顿，我一定要叫他来收拾你。”

“你当我怕你那大哥哥吗？我有个哥哥比他还大——并且还不光只大，他还可以把他掀过那道围墙哩。”（两个哥哥都是捏造的。）

“那是撒谎。”

“真的就是真的，你说是撒谎也白说。”

汤姆用大脚趾在地下的灰土里画了一条线，他说：

“你敢走过这条线，我就要把你揍得站不起来。谁敢，谁就得倒霉。”

那个新来的孩子马上就跨过去了，他说：

“是你说的要干，那么咱们瞧瞧你真干起来吧。”

“你可别再逼我；你最好是当心点。”

“哼，你自个儿说的要干嘛——你怎么又不干呢？”

“他妈的！你哪怕只给我两个铜子儿，我就准干。”

新来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大铜板，显出讥讽的神气伸出手来。汤姆一下就把铜板打到地下。两个孩子马上就在土里翻来复去地打滚，像猫儿似地扭成一团；他们打了一分钟的光景，互相揪头发和衣服，使拳头在鼻子上捶，拚命地抓，都弄得浑身是灰土，也浑身是威风。后来这一阵混乱很快就见出分晓了，汤姆从战云中露出头来，他骑在新来的孩子身上，使拳头狠狠地打他。

“你说‘饶了我吧！’”他说。

那孩子只顾挣扎着想脱身。他在哭——主要是由于愤怒。

“你说‘饶了我吧！’”——汤姆还是继续在捶。

后来那个陌生的孩子憋住气勉强说了一声“饶了我吧！”汤姆才把他放开，说道：

“好吧，这总可以给你一顿教训。下次你最好是当心点，看你是跟谁打哈哈。”

新来的孩子拍着身上的灰土，哭哭啼啼地走开了，偶尔还回过头来望一望，摇摇头，吓唬着说“下次再碰上”的时候，就要怎样怎样地对付汤姆。汤姆一听这话，就说了些讥笑的话回敬他，然后非常得意地走开，可是他刚一转身，那新来的孩子就拿起一块石头，扔过来打中汤姆的背上，马上就逃跑了，他跑得像一只羚羊那么快。汤姆把这个坏蛋一直追到家里，结果才知道了他住的地方。于是他在大门口站住，呆了一会，叫他的对手出来较量较量，可是他的对手只躲在窗户里面向他做怪脸，不肯出来。后来对手的母亲出来了，她骂汤姆是个坏心眼的、下流的野孩子，叫他滚开。于是他就走了，可是他说他一定要找个机会再收拾那孩子一顿。

那天晚上他回家回得很迟，他提心吊胆地从窗户里爬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发现了埋伏，原来是他的姨妈在守候着他。一看他的衣服弄成了那个样子，她原来打算在星期六的假日^①把他扣留下来做苦工的决心就成为坚定不移的主意了。

第二章

光荣的刷墙手

星期六早晨来到了，整个的夏季世界是光明灿烂、生气勃勃、洋溢着生命的气息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歌，如果是年轻的人，歌声就从嘴里唱出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喜色，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活力。刺槐正在开花，空中弥漫着花香。村庄外面高出的加第夫山上草木长得很茂盛，遍山是青的，它与这村庄的距离恰好不远不近，正像一片“乐土”，梦一般的境界，安闲而诱人。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一桶灰浆，拿着一把长柄的刷子。他把围墙打量了一番，满心的欢乐都跑掉了，一阵深沉的忧郁笼罩了他的

^① 当时美国的小学是每逢星期六整天放假的。

心灵，木板的围墙有三十码长，九尺高。他似乎觉得生命空虚起来了，生活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他叹了一口气，把刷子蘸上灰浆，顺着顶上一层的木板刷过去；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再做一遍；他把刷过的那渺小的一条和还没有刷的那一望无边的围墙比了一比，就在一只木箱上垂头丧气地坐下了。吉姆提着一只洋铁桶，从大门口跳跳蹦蹦地跑出来，嘴里还唱着“布法罗的姑娘们”。从前在汤姆的心目中，到公用放水站那儿去提水一向是讨厌的工作，现在他可不是那么想。他想起了水站那儿有不少的同伴。那儿经常有许多白种的、混血的和黑种的男孩和女孩们轮班等候，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玩物、吵嘴、打架和胡闹。他还想起了水站虽然只离着一百五十码远，吉姆却从来没有在一个钟头以内提回一桶水来——就连这样，通常还得有人去催他才行。汤姆说：

“喂，吉姆，你来给我刷点儿墙，我去提水吧。”

吉姆摇摇头说：

“不行，汤姆少爷。老太太，她叫我非得赶快去把水提来，路上不许站着跟人家打哈哈。她说她猜着汤姆少爷恐怕会要叫我刷墙，所以她就叫我一直去干自己的事——她还说她要亲自来看看你刷墙哩。”

“啊，你可别管她说的那一套吧，吉姆。她老是爱那么说。把水桶给我——我一会儿就来了。她哪会知道。”

“啊，我可不敢，汤姆少爷。老太太她会揪住我的脑袋把它拧掉。她真会那么干。”

“她呀！她从来不揍人——也不过是拿顶针在头上敲一敲——谁怕她这个，我倒要问你。她光是说得凶，可是说是说不伤人的——只要她不哭，就没什么关系。吉姆，我给你个好玩意儿吧。我给你个大个的白石头弹子！”

吉姆有点动摇了。

“大个的白石头弹子，吉姆！这个弹子可是呱呱叫呀。”

“哎！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好玩意儿，老实说！可是汤姆少爷，我可真怕老太太会要……”

“还有哪，你要是答应，我就把我那个肿了的脚趾头给你看。”

吉姆不是神仙，经不住逗——这个诱惑对他作用太大了。他把桶搁下，拿起那颗白石头弹子；汤姆一面解开脚上包的布，他一面聚精会神

地弯着腰去看那只脚趾。可是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屁股直痛，提起水桶顺着大街拚命跑了；汤姆使劲地刷墙，波莉阿姨打了个胜仗往家里走，她手里拿着一只拖鞋，眼睛里含着得意的神气。^①

可是汤姆的劲头并没有持久。他开始想起他预先给那一天安排的好玩的事情，心里越来越难受。再过一会儿，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跳跳蹦蹦地走这儿过，大家都到各处去干各式各样好玩的事情，他们一见他还得干活，那可非大大地开一阵玩笑不可——一想到这点，他心里就像火烧似地难受。他把他的财宝通通拿出来，仔细看了一阵——一些破碎的玩具和石头子，还有一些废物；他要是想和人家换换工作，把这些东西送给人家也许是够的，可是要想拿来买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想买到半小时的也还差得远。于是他把那几件可怜的财宝放回口袋里，不再作收买那些孩子的打算了。正在这个倒霉和绝望的时候，他忽然计上心来，想出了一个妙主意！这个主意可实在是呱呱叫、了不起。

他拿起刷子，心平气和地又去工作。贝恩·罗杰马上就出现了——这正是所有的孩子当中他所最怕的一个，他正在担心着这个孩子的俏皮话哩。贝恩走的是三级跳的步法——这足以证明他心里是轻松的，正打算干一些痛痛快快的事情。他正在吃一个苹果，隔一会又发出一阵老长的、好听的叫声，随后就是一阵深沉的叮当当、叮当当，因为他在扮演着一只火轮船。他到了近处的时候，就降低了速度，在街道当中走，大大地向右舷倾斜过来，使足了劲叫船头停住，做得很神气、很认真——因为他扮演的是“大密苏里号”，想象着他自己是排水九呎深的大轮船。他兼扮演着轮船和船长和指挥轮机的铃铛，所以他只好想象着自己站在自己的顶层甲板上发着口令，并且还要执行这些口令：

“停船，伙计！叮—噢玲—玲！”轮船差不多停住了，他慢慢地向人行道上靠拢来。

“掉过头来”叮—噢玲—玲！他把两只胳膊伸直，使劲往两边垂着。

“右舷往后退！叮—噢玲—玲！呖呜！呖—呜！呖呜！”他的右手一面划着大圆圈——因为它是代表一只四十呎的大转轮的^②。

“左舷往后退！叮—噢玲—玲！呖呜—呖—呜—呜—呖呜！”在手又

① 波莉阿姨用拖鞋打了吉姆一顿屁股。

② 旧式轮船不是用螺旋桨推进，而是靠船的两旁两只大明轮转动，打水前进的。

开始划起大圆圈来。

停左舷！右舷往前开动！停住！外面慢慢转过来！叮—噢玲—玲！呖呜—呜—呜！把船头的大绳拿出来！喂，快一点！来吧——把船边的大绳拿出来——你在那儿干什么！把绳耳绕着靠墩转一圈！好了，就那么拉住——撒手吧！机器停住吧，伙计！叮—噢玲—玲！唏特！唏特！唏特！”（他摹仿着汽门撒汽的声音。）

汤姆继续刷墙——他并不理睬那只轮船。贝恩瞪着眼睛看了一会，然后说：

“瞎呀！你又坐错了，是不是！”

没有回答。汤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打量他最后涂的那一块，然后又把刷子轻轻地抹了一下，又照刚才那样打量着涂下的结果。贝恩走过来和他并非站着。汤姆看见那只苹果就嘴馋，可是他还是坚持工作。贝恩说：

“嘿，伙计，你还得干活呀，噢？”

汤姆突然转过身来说道：

“啊，原来是你呀，贝恩！我还没注意哪。”

“哈——我可是要去游水哩，告诉你吧。你难道不想去吗？可是你当然宁肯在这儿干活喽——是不是？当然你干得劲呀！”

汤姆把那孩子打量了一下，说道：

“你说什么叫做干活？”

“瞎，你这还不叫干活叫什么？”

汤姆又继续刷他的墙，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说嘛，这也许算是干活，也许不是。我只知道，这很合汤姆·索亚的脾胃。”

“啊，算了吧，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还喜欢干这个吗？”

刷子继续在动。

“喜欢干？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应该喜欢干。难道一个小孩天天会有机会刷围墙玩吗？”

这么一说，倒把事情说得有点新的意味。贝恩停止咬他的苹果了。汤姆把他的刷子怪细巧地来回刷着——往后退两步看看效果怎样——又在这儿补一刷，那儿补一刷——再打量一下效果——贝恩仔细看着他的一

举一动，越看越感兴趣，越看越聚精会神了。后来他就说：

“嘿，汤姆，让我来刷点儿看。”

汤姆想了一下，打算答应他；可是他又改了主意：

“不行——不行——我想这大概是不行的，贝恩。你要知道，波莉阿姨对这道围墙是很讲究的——这是当街的地方呀，你明白吧——要是后面的围墙，那我倒不在乎，她也不在乎。是呀，她对这道围墙可是讲究得要命；这是一定要刷得很仔细的；我想一千个孩子里面，也许两千个里面找不出一个来，能够把它刷得叫波莉阿姨满意哩。”

“是呀——真的吗？嗨，不要紧——让我试试吧。我只试一点儿——汤姆，你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让你试。”

“贝恩，我倒是愿意的，骗你不是人；可是波莉阿姨——唉，吉姆想干，可是她不叫他干；席德也想干，她也不叫席德干。那么你看我多么为难？要是让你来弄这道围墙，万一出了什么毛病，那……”

“啊，没有的事，我也会一样地小心着刷呀。还是让我试试吧。嘿——我把苹果核儿给你。”

“好吧，那就……啊，不行，贝恩，算了吧。我就怕……”

“我把这苹果全给你！”

汤姆把刷子让给贝恩，脸上显出不愿意的神气，心里可是快活得很。这下子刚才那只“大密苏里号”轮船在太阳底下干着活，累得直出汗，同时那位退休了的艺术家却坐在附近的阴凉地方一只大木桶上，耷拉着两条腿，大声地嚼着苹果吃，同时盘算着宰割别的小傻子。角色是并不缺乏的；每过一会儿就有些男孩子走这儿过；他们都想来开玩笑，但结果却留下来刷墙。在贝恩累得不行了的时候，汤姆已经和毕利·费舍讲好了买卖，把接替的机会让给他，换了他一只收拾得很好的风筝；等到他又玩够了的时候，江尼·密拉又拿一只死老鼠和拴着它来甩着玩的小绳子换得这个特权——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轮流下去，一连几个钟头都没有间断。后来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汤姆已经从早上的一个可怜的穷孩子成了一个地道的阔佬。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那几件东西而外，他还得到了十二颗石弹，一只破口琴；一块可以透视的蓝瓶子玻璃片，一尊羊管做的炮，一把什么锁也不能开的钥匙，一小支粉笔，一只大酒瓶的玻璃塞子，一个洋铁做的小兵，一对蝌蚪，六个爆竹，一只独眼的小猫，一

个门上的铜捏手，一根拴狗的颈圈——可是没有狗——一个刀把，四块柑子皮，还有一个坏了的窗户框子。

他一直过了一段舒服和安闲的时光——要伴多得很——围墙上还刷上了三层灰浆！要不是他的灰浆用完了，恐怕全村每个孩子都要让他弄得破产了。

汤姆心里想，这世界原来并不那么空虚啊。他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大法则，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是一个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到手就行了。假使他是个聪明的大哲学家，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他就会理解到“工作”就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玩耍”却是一个人所不一定要做的事情。这个道理可以帮助他明白为什么制造假花或是拚命蹬踏车的就算是工作，而打十柱戏或是爬勃朗峰^①就只算是娱乐。英国有些阔气的绅士在夏季天天在一条每天按班期行车的大路上驾着四匹马的乘客马车走二三十哩的路，只是因为他们为这种驾车的特权花了许多钱的代价；可是你如果出工钱叫他们驾车，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也就不肯干了。

汤姆把他那小天地里刚才发生的重大变化沉思了一阵，然后就回到司令部报告去了。

第 三 章

忙于打仗和恋爱

汤姆出现在波莉阿姨面前，这时候她坐在后面的一个兼做寝室、餐室和图书室的舒适房间里一个敞开的窗户旁边。爽神的夏天的空气、安闲的幽静、花儿的香气、和催眠的蜜蜂和嗡嗡叫声都发生了效果，她拿着针织物在那儿打盹——因为她除了猫儿之外就没有伴，而猫儿又在她怀里睡着了。她为了眼镜的安全，把它架在灰白的头顶上。她原来还以为汤姆当然早已开了小差，现在她一看这孩子居然那么毫无畏色地出现

^① 勃朗峰在法国东南部，是阿尔卑斯山最高峰，意思是“白色的山峰”，因常年积雪，永远是白的。有些人以爬这个山峰消遣。